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辨惑編 卷四 附錄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王鎮衡

辨惑編卷四

元 謝應芳 撰

異端

古之為異端邪說者衆矣若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以來惑世尤甚故特舉此而詳其說餘不盡述也先正有言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

之不必士師吾於此亦云

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椎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又曰莊周不乖寡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至周罔君臣之義雖鄰不覿也法言

或問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音誦韓莊之言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爲裳也

晉陶桓公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通鑑

魏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北史

唐玄宗嘗夢老君云吾像在京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

之迎置興慶宮胡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天下亂矣

晁氏曰李耳撰道德經二卷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智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

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
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
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
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
挫則致曲畏辱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加
甚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
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
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

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牽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文獻通考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爾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麄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為谿所為谷只是低

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畀下處全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乖也老子說話

只是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
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
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孔子師老耼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譏侮
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說孔子言語譽之後來
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之老耼史記老子傳復增
許多老子訓孔子言語𤤶作家語因據爲證由是堅

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架空寓言時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眀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無所自來而問老眀一語備詳諸書莫知始自莊子不知老眀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法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莊子傳其學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絶聖棄智等論則眀又何禮之

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脉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嘗謂孔子之徒當推忠恕而已

孟子去孔子甚近尊曾思之等最的論孔子泝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於莊子輩爾脉道之是

非莊子述而傳逮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借孔子尊師可見矣後之衛道者多為分説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庋書所或者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薄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

尹老聃至莊周皆叙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歸正集

右論老莊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

市等皆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

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

未能至望見之焉史記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

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

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

諸藥齊為黄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漢書

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羡門之屬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者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乃可使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

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
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
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
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出言其
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武帝末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

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或問揚子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沒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

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法言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中說

韓文公為李干墓志曰干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注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益至此其惑

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大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絶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背死刑

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心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

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之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文集

唐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䟽曰神慮澹則血氣

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慎重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既而疾作而崩唐書

范太史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

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説故人之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為戒矣

唐鑑

或問明道先生曰神仙之説有諸曰若説白日飛仙之

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遺書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

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冦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師之徒則專經典科敎所謂符籙者特其敎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説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術盖嘗即是數説者而詳

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設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

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文獻通考

道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天目生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邵伯温聞見錄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

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
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
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
理頭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
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端也道家令祖陵為天
師按陵封天師始唐天寶年間而北魏史崔浩傳已
言冦謙之繼陵為天師豈天師初只汎號唐始定封
耶歸正集

至元間方士請煉大丹世祖勅中書供給所需平章政事廉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上曰然卻之名臣事畧

右論神仙方士

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

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通鑑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幔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趙石虎欲奉佛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亦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北史

唐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上疏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庸欺愚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

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令其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祚年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事佛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

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耶及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纖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

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八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明帝時始

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唐書

唐書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

之若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荒茫漫靡夷
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
據之不疑揞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黄老相出入至漢
十四葉書入中國跡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
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
以生而死死而復生回覆償報歆豔其間為或然以
賤近貴遠為意疑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
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

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縁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冦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宫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偉福而禍不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塲丐庇百解之胔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

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迷以身為徇嗚呼運移祚殫天亡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進士孫樵上言宣宗云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戸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胡

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户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彞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庶乎其有感矣

程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遺書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

之深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温凊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餧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

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崇正辨序

晦菴先生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

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纎毫之間而其所以為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有纎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墮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葢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兩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

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所謂虛無寂滅之地而逃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與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理則反懵然其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

彛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至於為說之窮乃有不捨一法之論為是遁辭以蓋前失然亦其秉彛之善有終不可得殄滅者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於此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與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

可以不淪於罪罟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髠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幸而一有間世之傑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而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

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坐收摧陷擴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咎也文集

右論佛氏

韓子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文集

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

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
然后為之衣飢然后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
然后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
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令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聖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

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

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乗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髙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行狀

致堂胡先生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而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塚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門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

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

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豢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燥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習之徒安肯舍萬

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
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為也人主惟寡欲則邪
說無自而入矣讀史管見

一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
之說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
摩訶迦葉下生世間曰老子老氏曰老君遣尹真人
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
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各相軋以求勝

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號女媧儒童菩薩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為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謬過矣又從而溺之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書紀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

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之異也又安有前唐虞夏商豫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在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語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天子失政諸侯暴横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歸正集

東坡蘇先生曰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敎大歷之政至

令為笑故孔子罕言命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世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

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奏議

司馬温公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足信續通鑑

朱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朱子言於孝宗曰彼老子浮圖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

矣然其實不同此以性命為真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寂然不動者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必順其事循其法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不知其真妄之別也是以自此之說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無一事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

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故薄厭世故欲盡空了一切佛氏之失也闗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莊老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

佛氏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

後來道家做清淨經却又偷佛家言語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把色受想行識五字對一箇空字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皆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却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之學不待詳辨而明只是廢三

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滅絶天理其他更不消說

右通論

辨惑編卷四

辨惑編附錄

元 謝應芳 撰

答陳先生禱疾書

趙生來辱書謂古之君子莫不言陰陽鬼神而敬信之今有疾而禱於神者亦敬信之心所由發也吾友何力詆其非耶是不然平居日用暗室屋漏曽不知天地鬼神之足畏迨其有疾惟巫是聽必曰某鬼某神禍之祈

禳百端猲楮鏹如内賂然甚者破家蕩産且乞諸鄰里親戚而為之助幸而愈則欣欣然歸德於巫如其不幸則曰禱之或遅也祠之之禮或未至也鬼神怒而奪之也於乎愚哉人之死生命於初其有疾疢由於氣之乖戾猶陰陽戾而兩間之災咎見焉茍以人之有疾禍由鬼神則兩間之災咎又孰禍夫天即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應芳者賴以經訓之力頗明是理不為巫祝所惑故鄉俗有秀才不信陰陽鬼神之謗惟先生嘗之先生

儒林老成人所敬服遇有可語者賜一言曉之吾道幸甚風俗幸甚先生名師可字伯大應芳父執也雅相愛為忘年交以予痛斥巫祝吠雪之犬所在成羣故貽書見詰予答是書辱同郡趙師侶張德遠錢拱之何中行霍用德僧玉林等是之轉相傳錄不事祈禱金壇蘇景瞻先輩素謂同志甚加歎賞且能訓其子若孫力行于家

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

自先生之教于常也講明義理多士悅服繕脩廟學巨構一新應芳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國朝置郡博士以來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懋哉特

有細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瞽之言上瀆清聽應芳伏覩本學重建地靈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恥者哉令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帬釵之飾盈盈乎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恥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於閭閻細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妻迺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

寀並食以饕士大夫籩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明矣比聞先生有見於此止欲設地靈一像令乃不然豈先生以此為細微之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衆也歟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出之地凡有作為衆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禮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非也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之明如彼其後從衆之意如此耶此愚所以不避譴訶僭伸尺喙以罄

其弱蕘之誠惟先生以義揆之勇為撤去非惟雪神羞明禮數不淪胥於習俗之謬抑亦可見先生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地之靈者莫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張文靖胡文恭鄒忠公諸賢皆毗陵土産之英靈學有舊祠庳隘弗稱即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民為善夫如是而有獲戾於鬼神者其為殃咎宜加於應芳之身無悔

第二書

應芳比見地靈祠塑夫婦之像殊未合禮僭越有言冀
先生聽之亦庶乎他山之石云耳書去未蒙回示或有
誚予者曰怪神之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不易語諸人
也夫地靈之神配偶有無儒先君子必嘗論說今吾子
以一介之微言雖或中恐未足取信於人奈何余聞之
既謝不敏退而考諸五峯胡先生之論南嶽曰世為廟
貌男女屋居褻瀆之甚北谿陳先生曰自聖學不明鬼
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后殿不

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耶然則土地之於山嶽類也像貌之說已為不經況復加之配偶乎惟先生撤而去之以祛衆惑其有未喻者請以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況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無配偶何物地靈乃獨有之愚也稽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決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其千慮一得之愚惟先生垂察焉常學舊有土地祠多設土偶盛先生嘗與議除之既而重構此祠為俗論所惑仍作地靈

夫婦之像以余迸貢二書乃為除去時至正八年三月也先生名昭字克明維揚人後為淮南省都事守節死

與王氏諸友論齋醮書

敬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禫有日將欲命羽士設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計以粟費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如此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户之飢當此凶年使鄉之食貧者免為溝中之瘠其懽欣贊頌奚止百倍黄冠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盛設一祭亦庶乎終喪之禮

矣但令人於親殁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即老氏之醮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苟焉而已此蓋汩於習俗不自知其非也愚請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為諸友詳言之佛氏以釋迦為師其書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亡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為師書亦未嘗有設醮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為之未幾傾危宗社流落金營所求之福絕何有哉二君昏迷

不明物理特以此為緇黃衣食之計焉耳前代名賢當令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常有之惟閭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效也諸友皆明達之士平居高論迥出人表豈至是亦淪胥陋俗而不能踐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交幾三十年忠告之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含笑冥冥中矣餘懷未盡旦夕面言諸親或有以俗論沮之者謂以吾言折之至正十有五年時方擾攘齋醮有禁其親戚尚多非議之者書去乃從吾言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應芳投老異鄉如龜藏殼未嘗造公卿大夫之門也今一造焉固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有富國强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售其能特以古人一事關繫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近過吳江嘗遊三高祠顧瞻遺像覽前人記載金石之文見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為東家正而祀之僕於是竊有感焉夫季鷹魯望

吳産也吳人眎為東家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矣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産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翛然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

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為穢亦不為過尚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吴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或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僕應之曰吴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吴人茍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仰之思顧僕流落羈旅微如草芥雖欲正之不能惟當道君子循名責實改而易之足以稱三高之名

雪千載之羞而厭服輿人之心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人而特聞於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廣而識高見義所在勇於有為凡於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未之及聞僕行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久蓄之口也惟閣下參秉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義決之為之改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曾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

世溥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惟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吴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所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於世用斥其迂而笑之然僕之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與智者道難為俗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鑒察是書上饒公參政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今姑録之以俟知者

癘鬼辨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狀極詭異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唐張廵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癘鬼故世稱公為疫癘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耶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廈之踣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為疫癘之鬼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謂癘鬼者乃汎言剛厲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相

似非疫癘之癘也誣枉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辨哉第恨老無能為不能為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謇言用告來者

呈長洲縣請除淫祀文

嘗謂古昔名賢合奉烝嘗之禮世俗淫祀豈容混雜其間竊見晉常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顧元公相門華裔文武全才負三俊之盛名平六州之大亂自餘勲業具載史編今墓在長洲縣黄天蕩南舊有祠

堂為蘇人奉嘗之地近被無知小民將比近廢廟中俗稱金家神等像移入本祠置諸元公之上復有木偶數輩列坐兩旁薰蕕混淆或亂觀聽按古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今愚民所增妖邪俱係妄言禍福揺惑人心徼求祭賽在王法之所必誅僥倖獲免詎容祭享乎如蒙尊禮前貴官為致祭去除淫祀禁止褻瀆至如祠宇廢壞墓地侵削併乞整治施行縣令周元凱以所言甚當理即期同詣祠塋命為文祭之且令毀去雜像及勸募邑人張君實重建祠宇屬鄱陽周伯温為文刻石祠下余又集懷古錄三卷并載

諸公歌詠云

辨訛

夫江南淫祀在唐為狄梁公盡毀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諂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紊雜祀典祠廟滋多里巷閭土地有祠蓋啟于此吾嘗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地土歲時祀享亦近乎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說無可為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謬至有可笑可怪而

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孫之官後乃訛為三姑也按周禮三孫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甿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孫為姑又城之北東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雨淋而不室處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為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風敗俗

有不容不辨者改而正諸宜自茲始吁甚矣人之好怪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訛孤為姑訛澎浪為彭郎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有足以破其惑矣如應芳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狄公在位之權又無蘇子名世之詩請與鄉之士君子追原俗情遵依法律徹去謬像題其主曰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合令朝之令典釋舊俗之羣疑且不

失其初報本之意若夫掃滌淫祠行之四方有不在我者不喋喋也芻蕘有詢尚俟他日

辨惑編附錄

辨惑編跋

延陵謝子蘭先生辨惑編京口用中俞公建業晉仲李公序之噫南方士林多宗二公為師表諸省大比往往先期幣起二公典文衡交恐不逮今詞翰愴然猶在諄諄懇懇為世道人心幸則吾謝先生操心之正積學之博與夫人品高第有不待歴覽編中已較然知其非好辨者矣後二十五年武進邑大夫董友善陳漢廣尹明善翕然為捐俸鏤板以廣其傳蓋以邪說滔滔將藉此

為中流砥柱耳予以寢疾不能從諸賢後然而謝先生
為忘年交且嘗游二公之門反覆是編不勝起敬亦重
起夫鄉邦耆舊寥寥之思也金壇虞士常拜手敬跋